莊簡集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宋李光撰

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首

莊簡集卷首

踐祚孝恭

贊

周國也義倡之始顯大發

劉中興未集矣置其上軍事判官東陽

未詳矣王西

撫大使李丞相復寄示

落落相望蓋將友其人

同宏韋簡殿英風

其死不幸生於危亂之

間遭時變故將靡然而從之不有特立獨行之士為世
標率則偷生苟免媚賊稱臣者何所憚乎後之登斯堂
覽公遺像誦江西之文庶知予區區之意因併書其後
以風吾黨云

跋閻立本列帝圖

右閻立本列帝圖王贊家物後歸吳玨儀仲子守永嘉
日其子祖忠出以相示偶建安僧靈機善畫人物尤工
傳神因使摹得之後有富公序跋距今纔七十八年而

縑素斷爛乃甚於前畫或疑其非真然富公親筆眷眷如此斯人豈欺世者哉紹興丁巳前十月會稽李某謹題

跋蔡君謨茶錄

蔡公自本朝第一等人非獨字畫也然玩意草木開貢獻之門使遠民被患議者不能無遺恨於斯

題富鄭公奏議

鄭公奏議咨覽一二篇如聽咸池九韶之奏亦可見仁

宗皇帝天地之大德終始無虧如一元之氣默行乎其
中但吾老矣時時焚香整冠以手加額願汝輩遭逢聖
主無愧斯文而已

跋再刊初虞世必用方

予觀千金外臺秘要諸方書皆前古聖賢有意拯救生
靈其功甚大不可輕議但去古既遠分劑率用升斗有
今人不能曉者初公和甫本朝儒醫博學能文精通醫
術所著必用方最為有用五十年來中原士大夫家藏

此書其間所居僻遠一旦老少疾恙難致良醫按方治
療無不愈者雖門類不多而包括殆盡信奇書也自兵
興以來北人多流寓二廣風俗漸變有病稍知服藥不
專巫祝之事予謫居于瓊偶與郡守論近世方術之妙
無出此書者遂欲刊行因以所藏本授之庶遐方異域
知醫藥之可恃稍加崇信則譏祥禱解之風不攻而自
破矣紹興癸亥二月初吉上虞李某題

跋陳元達鑠諫圖

予觀陳元達鑠諫圖劉聰震怒於上元達慷慨陳說有
不屈之狀劉氏手疏倉皇切諫庭下二人雍容救解其
人物態度各有生意予頃仕中朝嘗見此本今傳摹雖
多而不失真是可貴也劉聰盜據中原愍懷蒙塵之後
海內痛憤忠義之士扼腕切齒義不共戴天況肯北面
臣事之乎或者以此責元達不知所託昧逆順之理以
為邀時幸禍者是大不然元達本後部人方居貧隱約
時為元海所知而聰尤顯用之其忠於所事未為不順

也晉室之亂士大夫世受國恩如王夷甫輩平時祖尚浮虛以竊寵祿一旦翻然臣賊以至勸進固不罪也聰之失德元達職為廷尉捐軀盡節鎖樹而諫此與茅焦解衣以激秦帝朱雲攀檻以悟漢成殆無以異其孤風勝韻凜然有古烈士之風固足以羞悃一時貪夫佞人之顏尚何訾云溫陵康元壽暇日出此圖相示遐想其人相與歎息久之

跋碧虛子纂經

庚午冬至後四日再閱一過碧虛子何人出入儒釋道三教可謂博達之士矣自念平生交友未見其人其方外之士道家者流乎異時見潘子當質之

跋維摩經贈羊荊華

昨所言維摩經字畫精妙僕所寶藏今以遺荊華海外不知佛法公能留意於此日誦一卷以歲計之當得百餘卷異時此邦之人薰染成熟悟真如之性造無生之理當自荊華始可不勉哉紹興辛未五月十一日無礙

居士

跋許覲所藏法帖

世之學禪者雖雲門洞山黃檗臨濟諸家各有所宗其所傳心印一也書法亦然顏柳之瘦硬歐虞之端勁徐李之豪壯各自名家考其筆意未始不同此論聞之前輩今世鮮有知者本朝惟蔡君謨天資超勝輔以力學遂為本朝第一惟襄子瞻善論書可繼君謨而氣超勝不減二王近世惟江夏仲嘉作字得楷法不幸生宣和間

書法弊壞之時莫有知之者今三衢尚有仲嘉子姓及
碑刻而程俱致道亦善論書今皆亡矣予來海外昌化
許覲善書其大父玨雖商人而喜與士大夫遊東坡先
生與之甚厚作酒子賦贈之其父某遂累取鄉舉為南
遷官好收古法帖其淵源所來亦遠予與之往來至熟
覲作字不俗然但知學東坡書粗得其形似而不知藴
公之書自二王諸人來故予嘗勉覲力學以古人為師
法然後知東坡字畫有所宗也後生作字若知用筆意

便如王謝家子弟縱使不能端正而氣韵自覺超勝也
予久處荒裔如逃空虛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紹興乙
亥九月下澣許子偶攜此卷來為跋其後

跋所書華嚴經第一卷 紹興丙子冬

紹興辛酉冬予得罪南遷幼子孟傳生纔六年未能從
行今二十一歲矣蒙恩近改郴江一日書來寄華嚴經
一卷曰鄉僧法久募士大夫如經之數各抄一卷自念
八十之年目昏手顫字畫欹斜貽笑同社復憐其勤懇

之意不忍違之晨起盥手焚香日課纔三百字凡十八日而畢重惟此經所說華嚴重重世界不可思議而吾家長者所著合論發明至理尤為簡妙嗟乎世人流轉無量生死昧其本心如吾父子隔闊既久忘其面目一旦相見即日豁然既知是父歡喜悲涕更無可疑亦如善財童子一念發心頓無能所自覺自悟本來是佛豈不了然哉

雜著

示孫文

少年欲勵志操見世間膏粱子弟當以儉素勝之不起羨慕之心見居處華潔過度涼榭温室洞房窈窕則思顏子陋巷之安見人之盛饌甘脆肥濃則思仲尼飯蔬飲水之樂見人之佩服車輿犀象珠玉之珍則思子路衣敝縕袍之温若能置吾言於座右常作是觀庶免鄙夫陋人之稱見賢思齊見不善惕然自省則可入聖賢之域古人不難到顧力行何如耳

效莊周句法

蘇子瞻幼年未讀莊子因過外家程氏架上有南華真經問此何書知莊周書也公且飯且讀因喟然嘆曰吾昔年有見于此中口不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自是凡意所欲道筆端恣能達之其為文雖不剽其語而源流血脉多自莊周書来如云白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脱豫且之網能七十二鑽無遺策而不能免刳腸之患及作顏樂亭記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

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無變色于蜂蠆韓文公廟碑
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怒能馴鰐魚之暴而不
能弭皇甫鎛之謗如此等語未易槩舉此正詩人所謂
奪胎換骨法也

書李林甫傳後

上嘗諭侍從令各舉所知踰月遂以姓名奏上人不過
二人有旨並引對宰臣秦檜曰士人稍衆欲止令堂中
審察量才與差遣予曰陛下以久在東南用江浙士大

夫多前日面諭侍從令舉北方士人臣竊見侍從搜訪中原流寓之士已具名奏上若各引對陛下觀其人才察其議論然後諭宰相量才擢用庶幾仰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孫近探檜意不樂乃進曰近報藍公佐等使金國回將入境大議未決朝廷多事侍從所薦幾四十餘人皆遠方小臣何用一一引對乎曰更在陛下裁處上意稍不懌卒不引對今日偶觀李林甫傳事頗相類猶恨林甫傍無一孫近為助耳

捨黃蘗裴公真像并偈

宣州廣教禪寺實唐裴公故宅黃蘗道場二公像設存
焉氣韻森嚴筆法簡古予守郡日命工摹得之顧私家
不能嚴淨適通公律師訪予五松山一見若有宿契因
請留實鐵磬堂或曰靜凝學徒皆宗律教以南山為祖
師得無異議乎予曰不然禪律二宗本相因依後學未
師妄自分別昔寶禪師謂白樂天曰無上菩提者被於
身為律說于口為法得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

故如來所說大乘諸經以文殊為問答之首者皆明法身妙慧之門以普賢為問答之首者皆明妙智之萬行諸佛菩薩皆依此二尊者以為師範然後成菩薩之極果處如來之上乘豈有二哉通公志行苦卓識趣超然禪律並行不相留礙其必有得於此矣恐諸衲子高有疑情對大衆前復說偈曰　君看鐵磬堂前像恰似文殊對普賢更着白須裴老子夜深同聽祖師禪

予作此文通公蓋嘗刻之石矣字畫既不工又鐫刻

失真師意每悵然予以紹興乙卯仲春赴官雲川師追餞至上虞臨別猶眷眷要予書且龍石以俟仲秋幾望其徒仲珣法嗣遣淨人持書至平江言師以七月五日示寂坐逝嗚呼師雖學律而於少林宗風尤所通解益已超然神遊八極之外矣無足深悲者適予友人鄒德久相過因道師行業之美相與感歎德久書實當今第一篆真行各臻其妙庶幾師之名託此以不朽也五松居士李某題

祭馬伏波文

維靈當東漢之初遨遊二帝君臣定交立談之際帝欲征蠻在庭孰先公雖老矣矍鑠據鞍紛紛謗傷過若風雨名垂日星照映終古某之心跡唯公可知遷流萬里落天一涯孤帆漲海寄此一身其卒相之庶幾有神尚饗

寒食享祀祝文

伏以心存梓里每懷霜露之悲身處瘴鄉久濶蘋蘩之

薦雖關山之有阻隔念魂氣則無不之輒竭愚忱躬陳
菲奠具位積善在已受祿於天鄉黨推仁子孫蒙福恩
深顧復雖愈久而不忘報在烝嘗豈阨窮而敢怠牲牢
肥腯酒饌潔豐頓纏南來恍若音容之如在叩頭北望
不知涕淚之無從尚饗

先兄二十五承事祝文

生也不辰死因無後每緣霜露之感難忘手足之情神
如有知歆此家饌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十八

宋 李光 撰

祭文

祭江郎中子我文

士有隱居求志而志不獲就行義達道而道卒不伸嗟子我實惟其人文章氣節萬逸往絶倫傲睨公侯心慕隱淪跌宕文史若將終身我初識公嚴瀨之濱白鬢紅顏藜杖幅巾抵掌笑談豪氣如雲憤世嫉邪羣賢詘信

立言雖多意終在民嗚呼哀哉公之志操凜不可奪救護衆生甚於饑渴不知公者見謂强聒數對便朝詞直意豁人謂才踈公豈迂闊嗚呼哀哉公在奉祠我處田里詩文往來曾不我鄙期公對牀放浪山水豈謂奄忽貫志永已嗚呼哀哉人之處世不過百年生死輪囷情感愛纏孰如子我去住蕭然神游八極心徧大千嗚呼哀哉道過鴈山窟然孤墳懷想清標精爽如存我欲有言叫號莫聞慟怳徘徊寓哀一尊

嗚呼哀哉四海之内孰非弟昆過者必酹奚必子孫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龍圖柔直文

維紹興八年戊午四月丁巳朔二十七日癸未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亡友虔州府君龍圖張公柔直之靈嗚呼哀哉天之生材夫豈偶然或負其器業可為世用而卒于不試或已試不盡而中道夭閼者古人皆歸之天嗟嗟柔直忠信孝友雖武夫悍卒皆知

其賢曷豐其德而嗇以年嗚呼哀哉我初識子傾蓋握手惟其純誠持以悠久故雖蠻貊可行虎豹可馴麋鹿可友其臨民馭衆雖教條不設而民之愛之如父如母嗟嗟世人厭常好奇任數設詐謂人莫知謂民可罔謂君可欺孰如柔直胷懷坦夷貌如其心燥濕莫移嗚呼柔直早厠英躔中遭放逐既跌復振晚剖符竹謁時休聲如漢龔遂化被獷俗弄兵潢池賣刀買犢子之云亡邦失良牧如晉羊祜郡民巷哭行者望碑墮淚濡目嗚

呼哀哉我來江西實總甲兵入境之初書來歡迎執謂奄忽遂隔幽明雙親在堂二孤惸惸我亦老矣朋舊凋零寓詞千里有淚如傾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公文

維紹興八年歲次戊午七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故徽猷閣直學士給事胡公之靈惟昔仲尼生于衰周志不得伸褒善貶惡困于獲麟中遭禁錮微詞久堙晚學末師莫覩其真

天生碩儒邁往絶倫强壯潛心白首知津發明綱領芟
夷荆榛我爲諸生識公成均道與世違衆說日新衡山
之陽寂寞之濱鼓吹六籍若將終身晚遇聖主克舜是
陳入侍經筵獻替咨詢排斥異端誅擊亂臣據經守正
羣囂囂狺狺一斥不復竟至沈淪泰山其頹無復斯人嗚
呼哀哉嗟我與公跡踈心親我出公入有如參辰琅然
書詞誨言諄諄公既有子付以斯文死生旦暮魯何足云
緘詞千里寓哀一尊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昌文

維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九月戊辰朔初八日乙亥具位李某令遣虞候陳武以酒食之奠致祭於故吏進義副尉孫昌之靈惟丁未之初汝方事予實二十年武林之變犬狼豺虎戈矛滿前奔逃竄伏晝夜擁護脫予饑涎予之得罪臺輿皂隸散如雲煙汝獨萬里梯山航海從予南遷嗚呼哀哉豈謂汝之一病藥石非效竟至沉綿汝之生也能自刻勵抄經坐禪令其死也必不泯默

淪墮九泉死生出没敗壞相續理之常然予所恨者曰冀勿藥從予北遊今其永訣不可奈何必歸之天嗚呼哀哉茶毘歸骨予敢忘汝屬續之言聊致薄奠冀其有知享吾意焉

墓記

莫叔達墓記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予妹適餘姚莫叔達越崇寧三年甲申十月二十二日以疾卒即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葬于縣之雙雁鄉乾溪之原是時予在國學每以不及
見為終身恨大觀四年庚寅遽聞叔達以六月二十八
日卒予又竊禄河東自甲申距今七年而君夫婦相繼
不幸吁可傷哉況予與君為姻契蓋有不可解于心者
其生也既不得數與君遊其死也又不得臨尸而一祭
此重為可傷也叔達家世儒者少孤而立天性和易居
家遇人與待交遊初終一心不為踈昵厚薄故其死也
親故無有怨議既無愧于生死矣方吾妹之凶君始過

冠遂無復有繼室意平居編籍有蕭灑出塵之趣故其
死也脫然如有所之復何愧于夭壽邪享年二十八諱
彦達叔達其字也曾祖政階父易皆隱德弗耀以明
年政和改元三月三十日合葬于吾妹之域從先卜也
生一子歲周而殤先瘞其母之側予聞君訃得其死之
詳故其葬也述此以見其傷君之情且以紀其歲月云
將仕郎晉州岳陽縣尉兼主簿專切教閱保甲管勾學
士李某書

杜府君墓誌銘

杜氏故京兆人五世祖輦唐末習開元禮以本科出身仕至太子少保贈太師五季之亂南渡至會稽樂其風土因居焉正獻祁國公以直道相昭陵清節照映一世於君為伯祖曾太父遠不仕祖父式右朝議大夫父調宣德郎娶莫氏遂為餘姚人生七男子悉使從師友皆嶄然有立君即第五子諱縝字伯玉宣德君既捐館舍生理益落君方少年能自刻厲讀書晝夜不息應鄉舉又

試於開封崇寧中朝廷以令舍選取士君亦入鄉校雖累
占優等卒皆不售及既有子則慨然曰吾平生苦志而
不偶者命也則盡以其所學授其子師旦師旦又能克
成其志力學有聞負笈遊上庠一時名士多館致之遂
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蓋將大君之門使君姓名益顯雖
師旦之賢亦君善教之功也結廬近郊得江山之勝浮
沉閭井間有以自娛客至未嘗不飲一杯之上不知日
之既夕也鄉鄰有緩急叩能隨力賑貸師旦榮歸君喜

甚為丈戒之畧皆忠信孝友立身行已之大節當以祁
公為法可謂知所訓矣紹興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於
家享年五十有九以其年十一月甲辰葬于山陰縣迎
恩鄉苦竹小塢之原從先塋娶莫氏生三子長即師旦
今為從政郎新授饒之餘干令次師望舉進士次師奭
早卒女二人長適韓師亮次適鄉貢進士顧大陸翰林
學士臨之孫氣節學問凜然有祖風君之將葬師旦從
予求銘數矣然不止益勤義不可辭於是叙次其平生

而系之以銘銘曰　杜自祁公正直匪躬其源既深其流則豐君生孔艱稽古不逢教子雪恥將大厥宗小塢之原水遠山崇從先人居永閟幽宮

左承議郎吳君墓誌銘

君姓吳氏諱升字潛道明之鄞人曾祖德祖澤皆隱德不耀父渭以君登朝累贈宣教郎君九歲而孤母守志鞠養稍長告以汝父長者嘗拊汝當為儒君因發憤讀書晝夜不息遂博通經史下筆為文簡而有法元豐間朝

廷以經術取士君兩預鄉薦大觀己丑遂中進士第釋褐授迪功郎主宣之涇縣簿攝水陽鎮郡太守累稱其賢而未薦也或曰盍求之君曰彼知我而不能薦我為下寮不求為可知二者胥失也考滿丞溫之樂清裨贊縣政而彌縫其失政有大不便者君力爭不能得則歎曰予不負丞令長其可負百姓乎水陽瀕大江素有水患君去纔旬日水輒大至去樂清未幾巨盜竊發焚掠殆盡官吏多遇害君慨然顧謂妻子曰造物于我厚矣始

吾讀書姑成先志爾今年踰六十二子相繼登科吾尚
何求哉因掛其冠得左宣教郎致仕以歸遇淵聖皇帝
及今天子登寶位轉左承議郎賜五品服叙封妻史氏
為孺人孺人有淑德孝順勤儉能以禮法自持夫婦白
首相待如賓子孫侍側雍如也人皆榮之先君十年
卒諸子卜明年庚申正月丁酉奉君之柩合葬於四明
之梅嶼從治命也君任真自得遇人無貴賤貧富一以
誠當官任職未嘗擇所向苟無入而不自得也予與秉

夐實大學同舍生嘗至其家見君頎然而長髮鬚垂白貌溫而氣清方精力强壯内懷止足之計不待及期而浩浩然勇退雖古高人勝事何以加之所居環堵竹樹蕭然家事有無一不以介意晚益蕭散諸子卜居擇勝得小溪之芝山君欣然從之浮沈里巷間芒鞋野服閒從方外之士遇興輒往一杯之上忘懷得失不知歲月之老也喜怒哀樂禍福利害之端了無足以動其心者享年八十有五未嘗有疾一夕奄然而逝莊周所謂

不刻意而高不尊引而壽者君幾是歟生五男長曰秉仁四上禮部次秉彝左廸功郎樞密院計議官次秉禮先君卒次秉智舉進士未第次秉信左宣教郎諸王宮大小教授二女皆嫁為士人妻始君少時方力學有道士叩門自言齎酲之夕奏章帝所見金字榜曰龜齡顯裕天錫吳升其說雖幻怪不經然退考君平生簡易真率而得數之多子孫之盛若非偶然者秉彝一日與其弟秉信纍然哀絰踵門泣而言曰先君潛德退節仕

不究其禄舉世無知者且持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
道觀高所為行狀請銘於予因附以所聞而為銘曰
芝山峩峩水泠泠中有隱者逃其名少時力學通羣經
老不釋卷博且精平生所修自中誠持身接物心和平
忘懷得失寄一柄遺棄軒冕浮雲輕自然壽考身康寧
何必辛苦棲巖扃叩門道士心通靈飛神杳眇遊青冥
羽衣翩仙朝帝庭琅函金字標龜齡臨行一念超凡情
脫然視身如郵亭子孫蕃衍天可憑積善裒裒生公卿

刻詩同藏播芳馨深固葱蘢之餘姚人自其叔祖父穆

胡府君墓誌銘

吾友胡浚明諱宗汲世為越之外郎子孫遂以儒為業曾始以進士起家仕至屯田員外能皆隱居不仕君自為兒祖諱贈大理寺丞祖儼父尚時有成人之稔其父目為老子比長刻意問學手未嘗釋卷夜引睡則以首叩柱其自強如是為文清古不蹈襲前人一語少年預鄉薦益自信不疑翱翔兩學幾十

年會朝廷以舍選取士移其籍以歸久之復不利即所
居築室買書以教子聚宗族鄉黨子弟不問疎昵講說
經史責課程皆聳然知化君性至孝雖飲食起居未嘗
忘親治居第首嚴祖廟不以便燕私之適堂室奥址規
模與世俗異登其門者皆恍然自失奉養至儉薄田廬
所入僅足餬口而遇人急難極力拯救雖焦首濡足不
悔也鄉鄰仰以喪葬婚嫁與病而醫藥者甚衆以是生
理益落君為之不少變蓋急義樂施出于天資或以為

過君行之愈力嘗曰吾損已以益人雖過于義庸何傷
已酉冬敵犯明越惡少相煽而起幾徧山谷君梃身諭
止之士族避地竄逃顛沛君與之周旋調護恩若骨肉
真可以託死生者鄉人爭訟多就評曲直君每折以理
法皆洒然而返不以干有司聞人一善若己有之或少
有過差必正色詰誚雖其尊屬憚若嚴父師惟恐君之
聞也方士有以奇藥燻黃金術授君忽夢若有告者曰
君欲為盜乎既寤巫取焚之每小疾必夢僧伽處方服

之輒愈所居湖山並海百井皆鹽夢人指其處鑿之得
甘泉皆君誠意所格也建炎改元今上皇帝登寶位凡
五上禮部例皆推恩宗人強起之授房州文學調潭州
瀏陽縣丞改迪功郎有知君者薦諸朝監嚴州比較務
譏察出入吏不能欺郡遣官季點君輒囚服待罪衆亦
察其廉介不復問務既清整課亦增羨尋轉右修職郎監
潭州南岳廟考滿轉右從政郎既而授饒之德興丞其
在嚴也郡將尤加禮嘗以厚利君曰此非所當得拒

不受未幾為郡者以賄聞至下詔獄坐貶獨君無一毫之汙衆皆歎服某與君雖同里閈崇寧初始識君京師一見氣合其後契濶離合不常每見必歡然道故噫君雖窮老而浩然之氣不少衰議論益剛決謂富貴功名可以立致不在吾身則在子孫日夜勵其子為學而沂復嶷然有立能成君之志魁多士取甲科聲名籍甚君喜曰是必大吾門吾志得矣因復丐岳祠從其子宦遊奉養甚適往來江湖間幅巾蕭散怡然自得享年七十

以紹興十年八月癸未卒於其子秀州軍事判官沂之舍即日護其柩以歸士友吁皆為流涕明年十二月壬申葬本邑翁家湖之原從新卜也君平生未嘗閱佛書死之日沐浴盥櫛神識不亂娶莫氏有賢行能通書史凡君所為固有不近人情者夫人能順適之人尤以為難子男二人長即沂次汾舉進士亦有志操葬有期沂哀求銘于某某知君能詳追惟雅好不敢以鄙拙為解因

掇拾其大畧如是銘曰　凜凜志節以希古之人兮既銳而堅謂功名可立致兮恥沒世而無傳强學疾驅兮人十已千見義必爲兮人後已先心亨志遂兮樂只丘園雖屈于一時兮白首迍邅其存而不朽兮嗣子之賢蓋造物者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爵湖之濱卜此新阡餘慶流芳子孫縣縣

靖州通判胡公墓誌銘

予自滕再遷瓊瓊守張公仲輿嘗爲予言通守靖州胡

公有交游之雅可人也予恨不識其人無幾何廬陵胡邦衡自廣東遷珠崖道瓊山見予於雙泉則其季也會張公亦來二人合談靖州之美不容口予益以未獲見為歎後予再遷儋耳距邦衡不數舍一日邦衡忽書來告靖州兄篤行文雅君子也今不幸即世世之知者蓋鮮非公直書恐遂湮沒不傳敢以銘請予出涕曰哲人云亡尚忍言也耶邦衡請不懈益虔遂删取其狀敘而銘之公諱份字蕪美姓胡氏其先自建康家廬陵曾祖

不仕祖諒將仕郎考登臣贈右宣教郎妣歐陽文忠公
族朝散郎粲之女公三歲失母字於李氏姑九歲而宣
教郎繼室前太夫人之妹儒林郎延壽之女劉丞相沆
之外孫公事後母已以孝聞早就外傅能肄宵雅之三
長學章句司業李公朴時莅講席門甚高獨與其進藝
屢占高等不喜時文文一出已無剽竊每郡試輒伏場
屋標望籍舍法行貢璧水繼入上庠閱一星學益進年
三十八釋褐授臨江軍刑曹明習三尺法多所平反吏

不得舞筆時有以深文賊不辜者鉤得其情刑不濫及吏深刻者折其尾毒力職常最其列以此憂去官服闋遷掾袁州兵曹建炎初官制改司法繼改辭曹攝郡幕得寃臺移文取讀之則宜春縣斷牛訟未直也索案一見知其冤蓋富人與貧人子居相直富人久欲其居不與也其牛偶蹊富人之門而攘之牛人無敢言久復放之野牛歸貧人家富人反訟之縣坐以盜貧人訴於州罪之如縣公語吏是不可直遂歸牛貧人一郡稱

快時給事中李公大有之子同幕以白其父李抵公書
不意老年見古循吏方用兵無機幕郡政一出公畫會
盜起郡乘城官分隅以守而隅長不時給米士有饑色
公怒欲斬以聞其人叩頭祈哀得免兼倉民與其僚賦
粟卒數十恚言粟紅腐手刀譟呼稍稍引避公獨開以
禍福卒舍兵拜是日微公幾殆叛將趙萬訌江西地既
散老弱係路命左右廩凡無告者訪所親歸之人多其
義同僚有去官遭掠者亦賙護其行衆以為難上即位

覃恩晉從政郎罷歸久之除衡州教授而宣教公捐館
免喪且數年無仕進意或謂恩未暨親乃詣闕除教授
澧州始至生員才十數既四方來學者輻湊學宮大張
一歲諸司章交改左宣教郎以訓導有方上聞得終
成資賜象服左魚尋除通守靖州轉奉議郎初州郡率
開邊釁公至務在撫摩九谿峝按堵首獻琛于朝乞為管
伴公不可郡犬牙蠻獠儲粟寡一被圍則乏軍興公經
營增其廩入無倉卒憂歲旱盜且萌鑿與郡將齋禱飛

山之神雨隨車至鄙以不聳渠陽士亡幾公招攜以禮
酋爭遣子入學士科對者以内郡禮祖行豁猺嚮化翕
然守條死要不相魚劫以公善綏撫乞留郡以聞公曰
吾忍左墳墓久於此乎轉左承議郎代還送者卧轍百
餘里弗忍去還鄉轉左朝奉郎請老童顏秀眉偶感疾
而終實辛未正月辛丑也享年七十娶彭氏前十六年
亡媵德於公人無退言男四人昌朝昌時苦學早夭昌
時嘗舉進士試禮部昌言昌明能緝父志克肖其為昌

言今為右迪功郎澧州石門縣主簿一女適右文林郎新授辰州録事參軍張瓘前卒孫男四人昱昂嵩昱皆志學昂後公二月而死孫女九人長適進士易如璋次適楊忠襄公幼子爵文次適進士張璆易張兩孫女亦繼卒餘在室公為文長於持論在郡庠太學時屢中第一士爭膾炙工為詩得風雅體有書解三十卷文集五十卷藏于家紹興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葬于吉水縣之中鵠鄉山塘之原公性寬易躬自厚而責人薄善如自

口出於惡焉隱操履純正雖閨室不欺務以中道訓人故號所居堂曰中庸謁入無親疎倒履以迎雖少必肅談辯終日無一言忤物愠怒不見辭氣或夷俟則曰我必無禮呼以緩急無在亡辭儉以幅已祭祀潔豐若節春秋必躬先之事親盡道閨門睦如親疾藥不嘗不進在視寒煖帶雖夜不解居喪柴毀過禮加等既葬朔望必哭墓雖疾風迅雷大雨雪不避也妣忌日則設外祖妣享之族有不克祀者春秋享焉從叔父子死養叔母

終其身連舉三喪費不貲不靳從弟貧不給周之及卒
無子為立嗣喪葬計三十萬鈔於我乎出鄉黨或誤絓
憲網冒寒暑求救不得請食不下咽藁枯弱強有害善
稱者必痛抑雖要人居間不聽也處庠序朋友疾夙夜
藥石弗懈同舍有取已器物者衆詰責請庚之謝無所
失取者慙公涖政通敏為大吏所知有闕員至兼數職
簿領山委日披決至夜分為常大吏或摘語對無一謬
持官將身廉清所行無顧忌不妄干進當路多平昔同

舍生一不悛汲援至困躓二十餘年澹如也廨舍敝葺之則止有請為游觀地曰勞人費財以役耳目豈吾志耶嘗言不願宰邑拙於催科每以賦嘗改官懼有寬抑卒不愆于素又嘗語猶子公武仕宦惟廉勤和三者闕一不可吾行之二十年未嘗有失其大概如此予聞廬陵胡氏世業儒無顯者公始起家里人豔其榮進進於學而兄敝字歸美者繼取賢科自是弟銓鎬連中第而子姓貢禮部相躡皆公發之惜乎公卒老于州縣而不

大顯于時蓋有待云銘曰
之光爬痒櫛垢弱強植穉吏帖民良父父子子家卷術
理刑于鄉邦穀我後嗣玄石昭美千稔之藏

塔銘

律師通公塔銘

予出仕逾三十年百謫之餘頗欲歸依佛乘究生死之
說紹興壬子自建康得罪還里而依止通公律師適退
居姜山相望不十里有湖山之勝閒放累年惟師方便

自在遂為蓮社之交或命篮輿或掉扁舟不知日月之
老也師諱惠通字可久姓王氏會稽新昌人處母胎十有
二月而生自幼性識明悟志樂空寂父母不能奪禮福
聖寺俱實為師年二十二誦經得度即慨然有出世之
想由是刻勵修行究觀秘義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毗尼
為壇宇遂執業禹迹寺元簡律師其後聞錢塘擇其律
師即會正記主之門人深得南山四出求異之意因杖
錫從之服膺累載卒究其業一時學者皆敬畏之有虎

子之稱其公謝講乃以所援鐵手爐并會正記以付之
又有用暉妙生二師者嘗往返叩請暉公嘗曰汝于吾
宗必大作佛事矣生公曰汝已成之器尚俯求于我邪
自是卷槭還鄉謝絕世故人罕知者如是十年而道益
進名益顯知之者益衆道俗延住真如靜凝明教三道
場靜凝在餘姚上虞兩邑之間雖氣象雄勝而久弗不
理破屋數間僧徒不過三五人師至晨夕講論如處廣
厦如臨大衆檀施聞名爭為築室廬具像設金碧煥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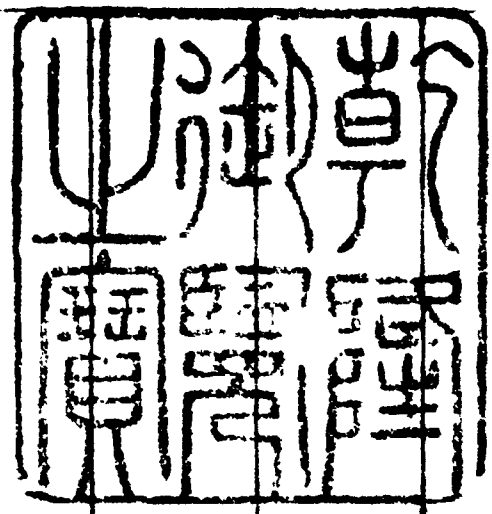
學徒雲集率不下千指鐘梵之聲洋洋如也或利其成辦倚權貴人易置它所師不為動卒亦莫能奪太守徐敷言命師為臨壇宗主前後若干會翟公汝文治越復欲以僧職處之師力辭不就大駕駐蹕會稽城內名監悉屯兵衛師因謝病歸老姜山講解之暇澆花詩竹翛然有物外之趣師雖主戒律而曠達無礙宗說俱通嘗云戒律即心也戒生定生慧欲最上乘而不始於戒律可乎南山有言江北求菩提菩提共行不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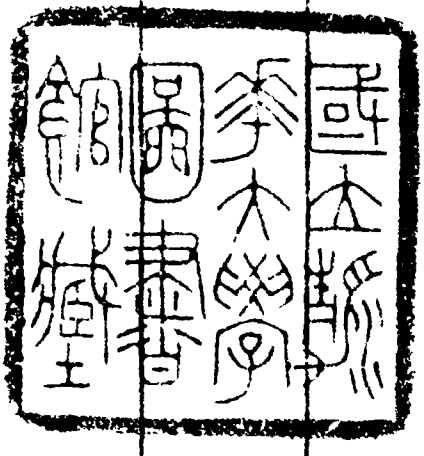
若推原佛心從麤入細特頓漸之異耳師于四大部及楞嚴楞伽法華等經無不該綜以至起信唯識諸論傳燈宗鏡祖原諸録並綿絡上旨統窮其義趣刊正戒業兩疏章記尤為精詳平生無長物衣鉢所餘惟賑窮之療疾病全活者甚衆所蓄惟鐵磬得之耕夫每以自隨名衆講習則一鳴之自號鐵磬老人亦以名其堂予觀世之律師能以禍福語恐動聾俗或創立新奇改更宗旨變其音聲易其服制流俗翕然和之惟師能守其舊説

勤苦堅忍無一毫作相睦寇竊發師時在靜凝領衆如故嘗題于梵夾有講鐘賊鼓咫尺安危之語其後敵犯浙東十餘里間皆敵營也師處之晏然且夢神人告以賊退之期不失晷刻紹興乙卯秋七月大旱師率衆祈禱因感微疾即以書告嘗所往來者且謂大衆曰吾將歸山以是月五日隱几而逝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六師于姜山若有緣契一日與長老繼椿經行澗谷得院南平地數畝羣山環繞前直峨眉一峰因列植松栢將

自為窣堵波予為名其堂曰寂照以是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門人即因之以葬從遺令也予頃守吳門其徒仲
珣俾法嗣狀師行業求文以識諸塔予與師遊久知師
為詳乃為銘曰　我聞如來惟說一乘戒為慧本慧以
定興曰優波離以持律稱九代末師互相詆辱各資己
見正法顛覆爰及南山絕而復續偉哉通公身律心禪
護持禁戒久而彌堅慈受忍攝隨分化緣衆方紛紜本
拔源塞登壇誓衆會正復出中興毘尼垂範作則姜池

之南牟湖之濱石塔巍山巍松柏鱗鱗我作銘詩以詒後人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